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續纂委員會續纂

卷一百一十五

藏外佛經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之一

藏外佛經

新學堂

PDG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纂

藏外佛經

第十九冊

黃山書社

新學
知
學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 19, 藏外佛经/周燮藩主编; 方广钊分卷主编. - 合肥: 黄山书社, 2005. 10
ISBN 7-80707-295-4

I. 中… II. ①周…②方… III. ①宗教-史籍-中国②佛教-文献 IV. ①B929.2②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7838 号



藏外佛經第十九冊目次

禪林寶訓筆說三卷

清智祥撰
現代鉛印本

一

諦閑大師語錄

寶靜輯
現代鉛印本

二〇八

新續高僧傳四集六十五卷

喻謙編輯
民國鉛印本

三四一

續比丘尼傳六卷

震華編述
民國鉛印本

五二七

憨山大師年譜疏注二卷

福善記錄
民國鉛印本

五六八

清涼山志八卷

印光監修
民國鉛印本

六一一

智祥撰

現代鉛印本

禪林寶訓筆說三卷

禪林寶訓筆說

禪林寶訓序

禪林寶訓四字作兩對。法喻。喻法釋。禪字是法。林即喻也。寶字是喻。訓即法也。梵語禪那。此云靜慮。以寂靜為義。又云思惟修。所謂禪定者。定對亂言。稍亂則非禪矣。林者。多木為林。譬諸禪師。嘉言善行。說非一人。故喻如林也。且此諸老。皆深修禪定之人。所集之言甚多。故曰禪林。寶者。有貴重義。世人以財帛為寶。君子以文言為寶。至人以道德為寶。故先舉喻。使人

禪林寶訓筆說

知先德之文言。字字可珍可惜也。訓者。誨也。教誡也。謂諸禪師之法言。皆訓誨教誡之辭。此四字。乃一書之題名。得其名。可以知三百篇之義。序者。頭緒也。凡書有序。如衣之有領。網之有綱也。又由序。謂述此一書之原由也。

寶訓者。昔妙喜竹菴。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

此述陳集寶訓之來源也。者字。有虛實兩用。此是虛用。語助之辭。凡文有者字。所以分別隔異也。昔者。往也。前代也。妙喜。即徑山宗杲大慧禪師。寧國奚氏子。

嗣佛果克勤禪師。竹菴。即溫州龍翔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嗣佛眼清遠禪師。二師皆南嶽下十五世。誅茅。斬草也。言二師於江西古雲門舊址結菴隱居時。共集此書。

予淳熙間。遊雲居。得之老僧祖菴。惜其年深蠹損。首尾不完。

此方出陳續集之由。予者。我也。淳熙。宋孝宗年號。遊。涉歷也。謂我於淳熙間。遊方至江西雲居山。得此寶訓於一老僧。名祖菴者。即岳山祖菴主。得法於青原。

禪林寶訓序

惟信南岳下十四世師住衡岳三十載。人無知者。有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正饑。一飽饑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貓兒。由是衲子競相參慕。無盡張公。力挽出世不從。復隱雲居十餘載而終。惜者。意有所憐。其字指物之辭。蟲乃蟲名。能食紙。其狀似魚。昔周成王。外國貢表。封於箱三載。一日帝命取閱。見蟲篆成福壽字。上大喜。後哲頌云。蟲魚元不宿清波。赴紙橫穿寢食阿。無意成文經御覽。古今書篋惜偏多。謂雖得是書。但恨其歷歲深久。為蟲魚所食。篇章

不完。或有前而無後。缺失者多。是可惜也。後來或見於語錄傳記中。積之十年。僅五十篇餘。仍取黃龍下至佛照簡堂諸老遺語。節葺類三百篇。其所得有先後。而不以古今為詮次。

此序集續次第之所以。後來是得此書之後。或者不定之辭。密顯真機。曰語。總集衆事。曰錄。博載古今。曰傳。廣誌賢哲。曰記。積者。漸漸收積。僅謂方纔也。謂自得此書以來。將首尾不全者。遍討群集。及至十年之中。方纔得五十餘篇而已。仍者。復也。舊也。黃龍寺名。

在隆興府。今名南昌。惠南禪師。信州張氏子。嗣石霜楚圓禪師。南岳下十一世。下至者。謂從十一世至十六世。佛炤。即明州育王寺。德光拙菴禪師。臨江彭氏子。嗣大慧禪師。簡堂。即國清寺行機禪師。台州楊氏子。嗣護國景元禪師。二師皆南嶽下十六世。諸老者。統攝不盡之辭。遺語者。人雖往矣。而遺留語句在也。節者。檢制也。葺者。漸次修補也。然黃龍簡堂輩。曾為大慧竹菴二師已皆收集。因首尾不完。只得仍舊將諸師遺語。節制而補葺之。並前五十類之得三百篇。

然其所得。非一時一處。原有先後。隨得隨錄。故不以往古為先。來今為後。作詮顯次第耳。

大概使學者。削勢利人我。趨道德仁義而已。

此正出集寶訓之本意。概者。率也。削者。刪除也。勢。威勢。利。財利。人我者。彼此對待之稱。謂集此書之本意。原為要使學者。將威勢財利人我之心。盡情刪除。不可留也。道者。乃一切聖凡共由之達道也。日用事物。當然謂之道。德者。得也。行道有得於心。謂之德。僧修戒定慧。儒行孝弟忠信。皆謂之德。仁者。心之德。愛之。

理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趨者，向也。取也，謂前之非理者當除，此之當理者宜取，要使學者趨向道德仁義而已。而已者，結盡無餘之意。

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誕荒逸詭異之跡，實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且將刊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心許者，予雖老死丘壑而志願足矣。

此仲明寶訓之文，文辭謂文辭，理即義理。優游，自如之貌。平者，平易者。簡易，高者，其言孤危難近。誕者，其語誑妄不實。荒者，荒蕪無稽之談。逸者，渺漫無措之

句。詭者，謬許之論。異者，怪異之辭。謂此等言辭，本文中不但無其實，求其跡亦不可得。如此真實無妄之訓誨，誠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猷者，法也。遠猷者，深遠法則也。此序言其效，下明流通之意。且者，權且也。且將者，暫欲之辭。刊木，即鐫板，以便廣遠流通。必有者，謂此書既行，諒必有與我同此志者。此人一見，定當心許我也。許者，允從之義。書既行，予雖老朽死於丘壑，生平志願得滿足矣。丘，土阜之高者。壑者，谷也。坑也。志者，心之所向。願者，情之所希。已上仲釋序文。

已竟，後出序主名。

東吳沙門淨善書

古稱三吳，東吳，即蘇州也。沙門梵語，此云勤息。謂勤行衆善，息滅諸惡。後學不可單稱先輩之名，當曰上淨下善，即序主名也。宋時人蒲姑之高僧，得法氏族未詳。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於簡牘也。

禪林寶訓筆說序

寶訓一書，蓋古人撫育情深，肝膈語也。作之記之，誠不啻嚼食餒嬰，苦心極矣。且三百篇皆英偉絕世之才，凌跨百代，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天機暢發，語句尋常，而究之後人行之，猶登渺莽，難於措足。鮮克有珍之惜之，而心醉神酣者也。予自參學以來，讀之已四十春秋，如飲醍醐，如餐妙藥，立身接物之際，間嘗竊取一二言，奉爲典型，雖不能媲美乎前賢，

亦或者不見晒於今世。邇來謝事寒巖。萬機綬削。曰唯作壁觀僧。擔朽木任。而於是書置焉弗問。無何。爲禪者請說。予曰。吾老矣。筋倦骨衰。豈堪復如子願耶。而請之益堅。卻之弗獲。只得強起。命楮穎二子代爲說之。曰。漬月浸。遂以成帙。命之曰筆說。以是知予縱能說。亦有其地。亦有其時。說有間也。唯筆說不拘時。不擇地。續微學於將墜。發妙理於淺近。風柯月渚。語遍溪山。要即古人之言。以達古人之意而已。敢曰。寄茲說於將來。啓蒙迷於未悟也耶。惟祈學者肯緊深

思。細心窮翫。融古人之言爲己言。通古人之志爲己志。斯則匪惟弗辜前輩。嚼食餒嬰之婆心。而亦不負今日。白首青燈之朽志也已。

康熙歲在丙戌仲夏月。退隱叟智祥頰吉聽雲道人

書於雲峰牧麟堂中

禪林實訓筆說卷上

楚衡雲峰智祥述

此篇誨人道德爲立身之本。尊之美之。最爲急要。故此以冠三百篇之首。意有所在也。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明教。即杭州佛日契嵩禪師。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李氏子。嗣洞山曉聰禪師。青原下十世。七歲出

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常戴觀音像一軸。日誦聖號十萬。率以為常。世間經書。莫不徧覽。作原教論。十萬餘言。儒釋之道。一貫以抗韓愈排佛之說。知開封府龍圖王公素。歐陽修。程師孟。

奏進

仁宗覽之。嘉歎。付編修入藏。日輔教篇三卷。賜紫衣方袍。明教之號。和尚是梵語。此云力生。謂因師之力。而得生長法身。又云依學。謂依隨此師。學出世法也。曰語也。○此節先明道德存不存之人。尊重也。美嘉也。道德解見前。謂世間可尊可重者。莫有過於道。可

嘉可美者。莫有過於德。若人心能存道。身能養德。縱居於窮困之中。如匹夫匹婦。不以為苦。故曰非窮。設或道德不修。身心洩蕩。雖貴同天子。不以為榮。故曰非通。匹夫者。窮獨之稱。所謂三軍之中。可奪帥。匹夫之志。不可奪也。三軍者。周天子有六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王字去聲。身臨四海。曰王。此先舉尊崇貧賤兩般。立定有道德無道德為格式。然後出其較論。使人不言自化。

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

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

此節引證道德有不有之實。伯夷叔齊是有道德之匹夫。今以之比於人。而人皆歡喜。是喜其有道德也。桀紂幽厲。乃無道德之人。君。今以之比於人。而人皆忿怒。乃怒其無道德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即殷湯所封之邦。君在永平府西北十八里。孤竹城。有夷齊廟存焉。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其子伯夷。名允。字公信。季子叔齊。名智。字公達。謚曰伯夷叔齊也。其父將薨。遺命立叔齊。齊以天倫為重。我在

位不義。伯夷以父命為尊。我在位不孝。二人俱逃。國人立其仲子為君。其二人聞西伯昌善養老。往而歸之。文王卒。武王伐紂。二人叩馬首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出之。武王平定。天下宗周。夷齊恥不食周粟。遂隱首陽山。即山西蒲州東南三十里。雷首山也。採薇而食。卒之餓死。史詠曰。孤竹夷齊恥戰爭。望塵遮道請休兵。首陽山倒為平地。應始無人說姓名。○夏桀。名履癸。帝發之子。謚法。賊人多

殺曰桀。荒淫無道。得施氏女。名妹喜。作瓊樓瑤臺。極意取媚。酒池運船。糟堤可望十里。龍逢以忠諫不從而殺。殷湯有德。伊尹佐湯伐桀。桀戰不勝。奔三棕國。在山東定陶縣。有三棕亭在焉。湯又從而伐之。放桀於南巢而死。在廬州府九十里巢縣。史詠曰。頑亂寵妹喜。瑤臺酒池。九夷不助。桀放喪龍肢。九夷者。玄菟。樂浪。高麗。滿飭。鳧叟。索當。東屠。倭人。天部。○商紂名辛。亦名受。帝乙之子。諡法殘義損善曰紂。得蘇氏女。名妲己。甚寵愛之。設酒池肉林。使男女裸形相

逐其間。作長夜宮。一百一十日為一晝。用炮烙之刑。剗孕斷涉。造鹿臺七年而成。虐害忠良。臣叔比干。竭忠而諫。遂剖心而死。太師箕子。佯狂而為奴。庶兄微子。為其亡仁。避而去之。後武王舉兵伐之。敗登鹿臺。蒙頭赴火而死。史詠曰。積粟成塵。竟不開。誰知拒諫。剖英才。武王兵起。無人敵。遂作商郊一聚灰。○周幽名宮涅。宣王之子。諡法壅遏不通曰幽。殆政虐民。遂致岐山自崩。三川水竭。得褒人女。名褒姒。以寵之。乃貶申后。並太子宜臼。褒姒不好笑。於驪山舉火。戲媚

褒姒之笑。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三里。後申侯怒。召犬戎。殺於驪山之下。史詠曰。恃寵多嬌得自由。驪山舉火戲諸侯。豈知一笑傾城國。不覺胡塵滿玉樓。○周厲名胡。夷王之子。諡法殺戮無辜曰厲。王行無道。侈傲暴虐。國人謗之。王使衛巫監謗。但有謗者。盡殺之。衛國名巫。乃神降之男子。召公諫曰。塞下之口。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不聽。國人叛之。禍及於王。王乃出奔於虢。虢古邑名。今為霍州。屬平陽府。太子幼。周召二公相和協。共理國事。故稱共和也。小雅

二十二篇。皆文武成康之善政。至此而盡廢矣。史詠曰。暴惡凶囂喜結戎。忠心數諫不為憂。二公計襲逃乎虢。至死無歸未莫丘。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
鐔津集

此節方是教人知其所患。是故二字。乃承上二種人。見修不修之利害。患者。憂也。如云。以是之故。學者當憂道德之不充足於身。不必要憂聲名勢位之不在我也。○若使道充德備。天龍恭敬。不以為喜。何勢位

之可憂。須知道德。恆存千古。勢位。及身而盡。千古重乎。及身重乎。學者于此。當猛省深修可也。

此篇訓人。學當辨問。乃可暢

發其義理。補益於性地也。

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

此節先明積功。靈明洞鑑。曰。聖。超凡。亞聖。曰。賢。言聖賢之學。要知非尋常文字。乃成聖成賢之語也。固本也。謂本不是一日可能具辦。設使日學不足。則相繼

續之以夜。如是從月至歲。學之不倦。則聖賢之至學。

自然可能成就也。自然二字。是決定意。

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斯言學非辨問。無以發明。

此節引證學問。出易經。經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聚。辨問。進業也。寬居。行仁修德也。故曰者。昔人曾說之語。師今引以訓人。使人知非獨我所言也。斯言者。乃師復舉以曉悟學人。斯者。此也。謂古人此語。學必要問。問必要辯。若非辨問。則何以能明聖賢之至理。

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辯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

此節直責學者。不問不辯。正教人要問要辯也。謂古人操學。必問必辯。今之學者。凡所到之處。罕者。少也。少見有發一言。問之。辯之於人。此等學人。我不知他時中。將何以補助性地。成日新之利益乎。裨者。補也。性地者。地有乘載義。能發生萬物。言自家心性地上。必假聖學能發生諸有。始得日日增新。今一言不措。則性地上無一可發。復何利益哉。○日新。出大學。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入學聖賢的人。不是常人。必其有聖賢之志。庶可以學得聖賢。

此篇誠學者除利欲。為止亂之源也。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不覺置卷長歎。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貧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

此節明利為衆害之基。太史公。姓司馬。名談。為太史令。其子名遷。襲其父職。乃尊其父。故稱公也。西漢。龍門人。讀者。誦其文。孟子。名軻。字子輿。鄒國人。作孟子

之書七篇。梁惠王、魏武侯名。擊都汴城。改稱梁。其子名轅。傳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乙酉，齊強梁弱。王立招賢館，卑禮厚幣，廣納良才。而孟子至梁。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王問意強兵富國之類。孟子之對，不以富為利，以義為利也。不覺者出於無意，置者放下書卷，要知胸中大有感發。長歎者，出其感發之聲。嗟乎，是歎辭。謂惠王開口即提出箇利字，便是置天下人于禍胎也。誠者實也，利實是亂。

之根本。次引夫子以明之。謂我夫子不多言利者，正見平常隄防維謹，恐為倡亂之本原。何也？夫子所以將此利字常時隄防，蓋知盡天下人上至尊崇之天子，下至貧賤之庶民，尊卑雖別，而好利之弊病無以別焉。

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法亂。在私者，以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法亂則民怨不服。其悖戾鬥爭，不顧死亡者，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

此節明上下取利之弊。夫者，承上起下之辭。在公者，

應上尊崇一輩，取利不公，所令不行，法則亂矣。私者，應貧賤一輩，取利以欺，則名分喪失，事則亂矣。事若亂，彼此不分，強弱競爭，無所分曉，所以人爭不平矣。法若亂，以法凌人，無分曲直，理不能伸，所以民怨不服矣。如此上下交亂，雖有法度，民則不從，悖乖也。戾違也。事無分曉，鬥爭便起。由是人之不顧死亡者，皆從此一利字發之矣。是不亦如云豈不是利字誠亂之始也。至此方纔結還太史公歎息之意。

且聖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尚有恃利相欺。

傷風敗教者何限。況復公然張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風俗正而不澆不薄，其可得乎。

此節重提聖賢之語，使人知戒知尊，深戒者非淺也。聖賢戒人去利欲，尊仁義，意非淺淺，而後世不惟不遵行戒利存仁之教，而返恃利以相欺。恃者依賴也。如此者，傷古人之風化，敗聖賢之教法。何限者，不能盡數，言其多也。次又進說一層曰：「不特此也，更有一種無恥之徒，公然行之，公然者，堂堂乎施張其取利之法，而大行之也。張，施也。征，取也。然要天下風俗正，

肅。全在禮法。今利途顯。禮法亡。而要天下風俗端正。不致澆漓衰薄。斷斷乎不可得也。澆者。沃也。有浸濕義。薄者。不厚也。上化為風。下習為俗。△利。乃迷魂狂藥。不可飲。飲之。殺人無疑矣。

此篇戒學者。防惡于未萌。所以遠害也。

明教曰。凡人所為之惡。有有形者。有無形者。無形之惡。害人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

此節先出其惡。且學者。安得有殺人害人之惡。為師

所戒。然人居凡夫地上。根本無明。念念熏染。觸境生情。令人不覺不知。一時念起。於人我中。生出幾多嫉妬貪瞋。構起是非。喪亡道本。所以說害人之惡大也。論云。有形之惡。其來有方。其敵可禦。無形之惡。其來不測。其害非細。故所以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殺以跡言。害以心論。

所以游晏中有鳩毒。談笑中有戈矛。堂奧中有虎豹。鄰巷中有戎狄。

此節正明惡事。游晏。乃賓主合歡安靜之筵也。豈料

食中置毒。令人死不旋踵。廣志云。鳩毒鳥。大如鷄子。頸長八寸。紫綠色。以蛇蝎為食。雄為暈。雌名陰。其毛入酒則火燄生。以之插鼻中。腸斷即死。惟犀牛角可解。談笑出於無意。不覺一語。如戈如矛。令人吞聲忍氣。而不自安也。戈。平頭戟。長六尺六寸。矛。其形如鉤。長二丈。俱傷人利器也。正房為堂。幽深為奧。虎豹能食人。堂奧中安有虎豹。此謂能設計害人者。有如此也。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巷。戎狄者。西戎北狄。此是不存禮法之人。難與同居。

自非聖賢。絕之於未萌。防之以禮法。則其為害也。亦甚乎。

此節方教人屏惡防害。自非二字。是反語。如云若是聖賢。自能絕于未萌。防以禮法。則無惡念可生。故無所害。然今者。汝非聖賢。既不能絕於未萌。萌者。草之將芽。又不能防以禮法。倘一念促生。則其利害有不可勝言者矣。禮法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宜則。法者。制度品節也。左傳曰。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之際。非聖人以禮為之防。則人之類滅久矣。△防害

遠惡的至訓。明明具載。只是人心險極。熱處難忘。戒之哉。

此篇引義士以愧貪僧。使之自省也。

明教曰。大覺璉和尚住育王。因二僧爭施利不已。主事莫能斷。大覺呼至責之曰。昔包公判開封。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寄我者亡矣。今還其家。其子不受。望公召其子還之。公歎異。即召其子語之。其子辭曰。先父存曰。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固讓久之。公不得已。責付在城寺觀。修冥福以薦亡者。

大覺。即明州育王寺懷璉禪師。字器之。福建漳州陳氏子。嗣泐潭澄禪師。青原下十四世。○此節先舉其事。住育王時。因二僧爭財利不止。主事者。竟莫能判斷。師呼二僧至責之。引往事為二僧作法。包公。名拯。字希仁。官至御史。天性嚴厲。未嘗有笑容。知開封府日。有民李覺安。生子名景文。年幼。因病以白金百兩寄與友人張惠明。覺安終後。惠明還金子于子。其子不受。一謂受人之寄。必當還之。一謂父無所囑。不當受之。惠明即訴于公。公歎奇異。即召子還金。子固不受。

一要還金。一斷不受。公見二人如此義勇。不得已將此金責付本城寺觀中。修齋以薦悼亡者。責任也。任責於人。而行其事也。

予目覩其事。且塵勞中人。尚能疏財慕義如此。爾為佛弟子。不識廉恥。若是。遂依叢林法擯之。

此節責僧無恥。曰。此事吾目所覩者。彼塵勞中原以財利為心。尚且能疏其財。而慕其義如此。如此二字。是極力稱其有義。你二人剃髮披緇。當行檀度。乃佛子也。返要爭財競利。真不守清廉。不識羞恥之若是。

若是二字。是痛責其無恥。理宜依叢林古規擯出。不得有污清眾也。△今之爭錢好利者。捧讀之。羞乎否也。

此篇見師家具知人之眼。乃不失衲子有拔萃之資也。

大覺璉和尚。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以大器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有不成器者。九峰集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字仲敏西蜀梓州蹇氏子嗣延慶子榮禪師青原下十世初見大覺知為大器一見者初不相知纔一見便知為大法器也期限也限定其成事無疑或問者設或有人作如此問何故一見便自知也對曰此人之資格中正而不倚中是不偏正乃不邪一動一靜自尊自嚴此即知其形之奇也加以內心所存有道有學有行有誼凡所發言辭簡而理盡此即知其心之妙也資稟也二字一義鮮少也大凡人之體性稟得如此人者少有不成大器者

也。△知識頂門有眼識人必到極真極美處非等閒也。

此篇舉賢慈闈達訓人當法古師今謹始慎終也。

仁祖皇祐初遣銀璫小使持綠綈尺一書召圓通訥住孝慈大伽藍訥稱疾不起表疏大覺應詔。

此節先舉其事仁祖宋四帝仁宗也皇祐即年號初字即皇祐一二年間遣者使命也銀璫耳珥有金玉銀三種以別等級也秦漢中以小宦官著銀璫右貂明帝改為金璫左貂宮中出入傳命乃闡人也持者

手齋詔命綠綈者綠色書囊也尺一漢時制尺一之板以駕詔書詔告也上命也孝慈者汴京自唐朝毀寺至太祖建隆間復興兩街皆義學銀璫使李允寧奏施汴宅創立禪席賜額十方淨因禪院帝留意空宗詔下三省定議召有道者住持歐陽修程師孟奏請圓通訥禪師允寧親持詔下江州訥稱目疾耳閉不赴帝益敬重聽舉自代訥舉大覺和尚應詔伽藍梵語此云衆僧園即僧衆共居之地疏者疏通其不能奉命之情表者以表上進舉大覺為有道能應天

子之詔命也。

或曰聖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予濫廁僧倫視聽不聰幸安林下飯蔬飲水雖佛祖有所不為況其他耶先哲有言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予平生行知足之計不以聲利自累若厭於心何日而足故東坡嘗曰知安則榮知足則富。

此節出呈其意或者假借之稱旌欽仰也崇敬重也或有人言今聖天子旌仰崇重吾師之道德其恩澤曾被泉石蒙潤也師何固辭固辭者再三懇辭濫廁